

一是亟须回应农业产业升级与对外开放的外部挑战。海南农业发展一直面临农产品规模小、层次低、影响力弱等现实问题,现代化农村经济运行模式转型缓慢。农业农村现代化已经不再局限于农业物质装备和农村基础设施的现代化,还包含农业经营管理、乡村治理和农民职业化等方面的现代化。海南农业发展需要补齐各类软硬件装备,在生产标准化、数智化和农作物品牌化、立体化,以及减少台风自然灾害影响等方面提升生产能力和稳定性,促进农民增收,推动自贸港建设中的城乡融合发展。同时,农村产业发展需要贯彻碳中和、绿色生态理念,在效率与可持续性之间寻求平衡。

二是应对加速教育供给侧效能提升的内部挑战。2025年海南省政府报告中明确提出,培育高素质农民4000人以上,农村劳务带头人、致富能人、乡村匠人“三支队伍”人数超8000人。海南省设有农业类专业并稳定招收涉农人才的高校、中职学校仅各有3所,每年毕业生不足千人,而涉农专业毕业生就业选择时的离农率高达50%。依托普通教育培养高素质涉农人才,对解决当下及今后一段时期内“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所需人才缺口显得杯水车薪。而对乡村本土人才开展中等以上学历继续教育或培训,往往受到地方政策制定周期性与财政支持可持续性等因素的直接影响。

同时,“两委”人才的学习培养实践显示,学历提升与能力培养之间的矛盾在现有教育供给体系下

很难达到平衡。主要原因是“两委”学员的学力水平与学习投入有限。“两委”学员的年龄集中在35-45岁之间,对线上教学资源的适应力和利用效率低。为平衡学习、工作与家庭生活,多数学员平均每周投入学习的时间不足3小时。这些因素限制了学员对专业性知识与技术技能的深度学习。

“两委”人才培养改革策略

实施“两委”教育工程,需要思考教育供给侧的改革如何基于涉农行业产业的发展特征以及成人学习的特征进行,回答好培养目标是什么、谁来培养以及怎样培养的关键问题。

一是从学历补偿教育转向实践能力提升培训。乡村产业发展迭代速度决定了涉农人才培养目标要因需快变,这与学历教育的相对长周期性、延迟性形成了矛盾。对“两委”人员实施的教育工程,侧重于对其进行教育的学历补偿,以学科逻辑为中心,建立对学科领域基础性知识的认知,培养现代社会所需的基本素质素养,促进其社会融入性,则必然产生与直接应用于生产一线,解决或者改善生产方式的职业实践能力的培养之间的距离、矛盾。因此,面向乡村本土的成人群体人力资源开发,需从重视学历提升向重视实践能力培养转变,以更具灵活性的培养培训方式进行生产实践专项技能的提升。在培养目标中,需要融入乡村本地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以及新型生产组织方式的要求,并在人才培养规格中明确受培训者应达到的知

识、技能和素质方面的具体要求。在培养类型与层次上可以参考初、中、高级技能人才划分标准,强化技能人才培养的类型定位。通过培养培训使其具备解决乡村产业生产或服务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

二是从政府主导转向利益相关方联合。乡村产业发展存在规模小、人才流动大、技术技能水平有限的问题,涉农企业单独进行人力资源开发的能力有限。基于政府统筹的涉农人才培养项目,一般由政府与涉农院校联合进行,乡村产业中的涉农企业主体参与规模与深度不足。技术技能的形成无法完全由院校通过学科知识的讲授获得,是教育学与心理学在对能力形成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共识。缺乏市场产业主体参与的培养项目,一方面会面临政策供给、资金投入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存在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与灵活性、适应性不高的问题。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遵循“从初学者到专家”的能力发展的基本逻辑,通过参与工作实践活动,完成工作过程完整的典型工作任务获得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实现对职业规范、职业伦理和价值观的内化。因此,需要完善现代化农业人才的供给渠道与投入机制,逐步协调好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协调问题,构建政、教、产有效的沟通机制与协同育人机制,实现合作收益的合理分配,从而提升利益相关方合作的效能和可持续性。

三是创设灵活开放的教学模式。实施“两委”教育工程,属于职